



电影文学剧本

延河畔上

鍾紀明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字 幕

(画外音)

1947年3月胡宗南匪軍進攻陝甘寧邊區民主聖地延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延安軍民主動地有計劃地撤離了延安，以便誘敵深入，予以歼滅。當時新華社在「戰爭的轉折點」社論中曾指出：「蔣匪軍侵占延安，將標誌着蔣介石的滅亡；人民解放軍放棄延安，將標誌着中國人民的勝利。」毛主席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也曾英明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精確地估計了國際與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够打敗的。當着天空中似乎是黑暗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暴風雨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這些偉大的科學預見，不僅有力地指導着我們的鬥爭，而且後來在鬥爭中都逐一實現了。

這里所要反映的就是敵人侵占了延安以後，延安人民所組織的「延安游擊隊」的一些活動。這些故事的發生，已經是在敵人占領延安半年左右以後——即1947年大約7、8月間的時候了。國民黨匪幫侵占延安期間，為鞏固其城防，不惜採取最殘酷的手段，對延安附近的游擊區進行了三次「清剿」，企圖消滅我人民政權和游擊隊，并用「全部并案」的政策，造成「無人區」，妄想征服我延安人民。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和教養下的延安人民，始終英勇地堅

持着「縣不離縣，區不離區，鄉不離鄉」的保衛延安的艱苦
鬥爭，敵人在我強大的解放軍的打擊下遭到不可挽救的失
敗，而同時在延安的敵偽政權亦被我游擊隊徹底粉碎。

這一座淪陷了一年一月又三天的民主聖地延安，終於在
1948年4月20日完全被人民光復，又歸人民所有。

第一節

一九四七年的秋天。

排成三角隊形的三架國民黨飛機在延安上空低空飛行。

環繞着延安城四周的群山，綿延不斷地聳立在眼前。在群山之間，古老的延河滾滾地象一條白帶似的奔流着。

一條狹窄的平川地帶，在延河兩岸伸展開來。巍峨的延安宝塔，古老的延安城，在爽朗的秋天的陽光下，顯得十分莊嚴和可愛。

三架敵機已經找着了作為目標的延安東關外廣闊的飛機場，因此，飛得更低了一些，沉重的馬達聲隨着它們的低空盤旋而更加瘋狂起來，震動着大地。

靠飛機場北邊的山坡上，有一排被國民黨破壞了的爛窯洞，雖然是缺門少窗，十室九空，顯得淒涼，但是窯洞外面牆上留下來的「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標語痕跡，猶隱約可見地振奮着人心。

一片快要成熟了的包谷、糜子和谷子地，就在這一排破爛窯洞前面伸展開來，密茂的庄稼被秋風吹得搖搖擺擺，發出一陣一陣沙沙的響聲，象是與瘋狂一般的敵機馬達聲相對抗似的唱和着。

在稠密的包谷地裡的一個角落里，出現了一個隱蔽着的延安游擊隊的偵察員，他的名字叫作方大炳。他這時候以警

惕的姿态和急促的声音，脱口而出地叫了一声：「敌机」，紧接着他把他身边的一根短马枪迅速地端在手里，轧轧两下就把子弹推上了膛。透过包谷稈的空隙，他抬着头，目光炯炯地凝视着敌机盘旋着的天空，似乎要采取什么行动。

隐蔽在他身边不远的延安游击队队长陈少康，迅速地从侧面匍匐爬行过来，急忙伸出一支手，有力地压住了方大炳的那一根枪口朝天的短马枪，严肃地低声说：

「别着急，老方，不要暴露目标。」

这个脸色黝黑、身材高大、脸上长着络腮胡子的游击队长低声自语着：「从这里监视下边的飞机场，敌人是不会发现咱们的！」

方大炳象憋着一股怨气似地瞟了队长一眼，把枪放下来，解开上衣的扣子，露出毛茸茸的胸膛，用毛巾擦了擦，两眼望着天空的敌机自语着：「怕是要降落……」

「降落下来更容易收拾它。」陈队长用有把握的口吻答复着他。

那三架敌机突然分开了，各飞一方，其中的一架出人意料之外地「唔」的一声从他们头上飞过去，象要投弹似的。由于习惯的机警，陈队长和侦察员很自然地在包谷地里躺下来，一动也不动。陈队长悄悄对老方说：「延安的敌人吃了咱们游击队不少的亏，就是派飞机来也不顶事！……」

*

*

*

三架敌机各自绕了一个圈子以后，又合拢来排成一「」字队形，可是它们并未降落，却飞得比以前更低了一些，而且一架跟着一架向飞机场上空投什么东西。

隱蔽在包谷地里的游擊隊長和偵察員，互相以眼色打了一個招呼。方大炳以懷疑的口吻，又象問隊長又象自語似的：「什麼東西從飛機上扔下來了？」隊長順口答着：「別嚷！待一會就會知道的。」然後他數着空中的黑點：「一個，兩個，三個，四、五……」

一個一個黑色的小點從敵機上投下來，迎風張開了白色的小降落傘，掛着每個小黑點在空中飄蕩着，慢慢地落到了飛機場中央的地面上。

三架敵機完成了空投任務之後，昂起頭來，升入高空，向南飛去，漸漸地消逝在遠遠的白雲瀾漫的天邊。

離飛機場不遠的一條公路旁，有一個掛着「延安警備司令部飛機場檢查站」牌子的小院，門口站着一個敵武裝哨兵警戒着。院子裡此時立刻緊張起來，敵排長站在院子裡一邊匆匆忙忙吹着哨子，一邊氣勢兇兇地高聲大嚷地叫着「快集合！」

院內一間瓦房裡，一個敵電話兵拿着電話筒拼命地叫喊：「司令部，我要司令部……」

大概有一個班的敵士兵，持槍從屋裡紛紛跑出來，在院子裡集合好了，懶洋洋地立正站在那裡。吹哨子的敵排長向一個副官報告：「集合好了，請副官訓話！」

這個敵副官是一個滿臉橫肉的矮胖子，穿着一身顯然太小的美國式的軍裝，站在隊伍前面開始訓話了。他用手里拿

的一根皮馬鞭做作着姿勢說：

「要好好的警戒！這些空投下來的東西，都是胡長官給我們運來的糧食，要不警戒好，讓游擊隊搶走了，就砍掉你們的腦袋……」

他揮動手里的鞭子，來回踱了几步，突然又大聲地咆哮着：

「要砍掉你們的腦袋，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士兵們齊聲回答說。其中一個瘦長的士兵在這時候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引起了訓話的副官發了脾氣。「混蛋」，他冲到那個瘦長的士兵面前，兇狠地抽了他几皮鞭之後，又一腳把他踢倒。

敵電話兵從屋裡出來報告：「電話叫通了，羅司令請副官講話。」

副官在鼻子里「嗯」了一下，厉聲對排長說：「帶走！」士兵們馬上在排長率領下持槍跑步奔向飛機場。那個瘦長的挨了打的士兵，從地上爬起來，一跛一跛地跟着隊伍後面出去了，副官繃起臉皮看了他一眼，才進屋裡去接電話。

*

*

*

空投物資一袋一袋地散布在飛機場的中心地帶，敵排長帶的一班士兵跑步來到了空投物資的前邊，他把地形看了一下，說了一聲「散開」，士兵們就面對着游擊隊經常出沒的北山，作半圓形的散兵綫撒開，站上了崗，並且把上了刺刀的槍都端在手里。

敵排長罵着後面趕來的那個瘦長士兵：「快！跑步！他媽的！」那個士兵上氣不接下氣的跑上來了，排長對他說：

「你的崗就放在这里，注意山里的游击隊！」他說時用手指着游击隊長和偵察員隱蔽着的那個方向。

* * *

隱蔽在包谷地里的陳隊長和偵察員敏感地往后邊退了几步，方大炳感情激動地說：

「隊長，你看見了沒有？」

「看見什麼？」陳隊長佯裝不知的問道。

「敵人站上崗了！」

「是呀，站上崗了！一定是重要的東西。」

「咱們去搞他几袋……」

「不，老方，不要打草驚蛇！」

「隊長，你怕什麼？要不搞他几袋子，敵人可能馬上會運走的……」

「不！」陳隊長摸着自己的絡腮胡子耐心地笑着說，「就是要搞他几袋，也要想個搞的辦法，冒險是不行的！」

「我看，隊長……」方大炳一邊說着一邊把手榴彈從腰里抽出來，但是他又被隊長制止了。「想辦法收拾他們」，隊長說：「走，咱們爭取時間。」

老方無可奈何地只得服從隊長的命令。他們机警地從包谷地里爬出來，小心地繞過那一排爛窖洞，轉過山坡，來到了後山。

一棵大樹下拴着兩匹馬，他們騎上了馬，向一條深長的山溝飛也似地跑去，他們的背影在狹谷中消逝。

* * *

檢查站內，矮胖的副官用立正的姿勢，畢恭畢敬地站在

電話机前，手里拿着電話筒，逢迎的笑着說：

「請司令放心，警戒都布置好了……是是是……請您馬上派汽車來……」

在延安城內敵警备司令部办公室里，中等身材、額上有着很深的皺紋、双頰下垂、蓄着日本式胡子的罗司令，这时候对着電話筒兴高彩烈地說：「好！汽車馬上派來。」他放下了電話筒，轉面对着立正站在他的身旁的随从參謀得意洋洋的吹噓起來：

「國軍收復了延安不过半年多点功夫，共軍游擊隊打毀了咱們的運輸汽車就有一百多輛，他們想切斷我們後方的糧食供應綫，好吧！叫他切斷吧！……」

說到这里，罗司令聳了聳肩，从桌上烟盒里取出一根紙烟，随从參謀急忙打着打火机很有禮貌的送上前去，罗司令看也不看的就火抽燃了烟，愉快地吐出了一个烟圈，接着說：

「如今咱們用飛機把糧食从西安運來，看他們那些爛游擊隊还有什么办法！」

随从參謀以十分怀疑的眼光盯着自己上司的臉，弯着腰鞠躬似的問：「司令，您还有什么吩咐嗎？汽車是不是……」

「哦！糟糕！」罗司令从他的自我陶醉的好夢中醒了過來，但是突然把臉一板，申斥随从參謀說：「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赶快派几輛卡車到飛機場去！」

「是！」

「要快！越快越好！」罗司令对着退出去的随从參謀这样叮嚀着。由于他的慌忙后退，不料正碰上一个給司令送咖啡点心的勤务兵走進來，二人相碰，對方的杯盤落地打了个粉碎。

这是游击区：几棟殘牆斷壁的房屋，大概住了有十來戶老百姓。屋前有一个石碾子，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太太在那里碾包谷。

因为牲口讓敌人拉走了，老汉气喘喘地使勁推着沉重的石碾，老太太望着那半升多点粮食，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气，放下升子，就去帮助老汉。

离此不远，有三五个老百姓，兴高彩烈地象見了親人一般地欢迎着正走進村來的游击隊長陳少康和偵察員方大炳：
「陳隊長！老方！你們來啦！」

一个老百姓拉着陳少康的手，很激动地訴苦：「陳隊長，咱們游击隊一走，敌人就來搶东西，真叫咱們游击区的老百姓活不成啦！」

陳少康安慰大家說：「不！老鄉們！咱們要活下去，將來吃蒸饅白面的好日子有咱們过的。現在全國各地的解放軍都打了勝仗，延安的敌人，迟早一定会被咱們消滅的。」

「毛主席还在咱們陝甘寧边区嗎？」一个老百姓这样插嘴問。

「当然！毛主席永远是和咱們老百姓在一起的！」陳隊長这样坚决的說，他的話对群众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个老鄉，手里拿着一張条子，从村外跑到陳少康面前：「隊長，你看，敌人的縣政府，又找咱們要柴火來了！」

陳少康接过那張条子看了看說：「我就是为这件事來的！今天就跟敌人送一些去吧！」

「送去？」群众怀疑地望着陳隊長。

陳少康笑着說：「是的，送去！柴都准备好了嗎？」

「有是有一些！」一个老鄉指了指堆在場里的一堆柴說：「为什么要給敌人送去呢？」

陳少康笑着說：「总不会讓敌人白占便宜，老方，你去叫咱們的战士來搯。」

「对！」方大炳应了一声，就跑出了村子。

陳少康繼續对老鄉們說：「這張条子交給我，明天我再來給你們付柴錢，行嗎？」

「算了！」一个老汉苦笑着說，「你們拿去，不要錢！」

老鄉們以莫名其妙的眼光望着七、八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游击隊員走進村來，搯起柴火。陳隊長对战士們說：「咱們翻山，走小路……」說着他自己也搯了一小捆。

群众目送着急急忙忙走出村子的陳少康和游击隊員們。

*

*

*

三輛國民党的軍用卡車从延安城內开出來，越过东关的延河石桥，通过东关外那一条冷落的小街，然后直向飛機場奔馳，車后卷起了象黃龍一般的塵土升入空中飄浮着。

汽車停在飛機場中央那一堆空投物資前面。那一个矮胖子副官揮着皮鞭在那里咆哮着：

「太陽快落了！快裝車！快裝車！」

那些放哨的敌士兵集合攏來，把那些空投物資一袋一袋地往車上搬，那个挨过打的瘦長士兵，因动作很慢，又讓副官抽了他兩皮鞭。

「快！快！」敌副官催促着。

敵排長和兩個武裝士兵抓了十多個老百姓由遠處跑來，在武力強迫下，他們都參加了裝車工作。

* * *

游擊隊長陳少康帶着八、九個揹柴的游擊隊員，一翻過山就可以看見延安飛機場和延安城的輪廓。他們走得很快，其中有人雖然被路上的碎石絆倒了，但是他立刻爬了起來又走，始終沒有人掉隊。

遠遠地，他們看見三輛裝滿了空投物資的卡車從飛機場開出來了。

「看，汽車開走了！隊長。」偵察員方大炳叫喊起來。

「你嚷什麼？」陳隊長瞪了他一眼，「我們走小路迂迴過去，會比汽車先到。」隊長站在路旁，親切地鼓勵大家：「都放沉着一些，加把油。」他們幾乎都跑起來，情況很緊張。

一個游擊隊員從後面跑上前去，自告奮勇地說：「這條路我熟，跟我來！」

雖然沉重的柴火壓在每個人的背上，但是他們都走得很起勁。終於他們迂迴繞道來到了延河邊，離延河石橋只有一、二十步遠了。

就在這時候，一輛載着空投物資的敵卡車，「嗖」的一下象閃電似的從橋上開過去了。

「糟糕！」方大炳沉不住氣，輕輕叫喚了一聲，但被另一個人把他的衣裳扯了一把。陳隊長回頭來發出命令：「少說話！跑步。」於是八、九個人跑步趕到了橋頭，立刻把各人揹着的柴火亂七八糟地堆在汽車必經的橋頭要道上。遠遠又有汽車的喇叭聲，不久，后面的二輛敵軍用卡車駛到了橋頭，

但被当路堆着的柴火阻擋住了，只好停下來。

敵排長從前面一輛汽車的司機台里跳出來，氣勢兇兇地罵道：「他媽的！你們是干什么的？」

「自己人！自己人！」陳隊長笑容滿面，主動地迎上去，沉着地解釋說：「這幾天城里缺柴燒，朱家溝的炭窖又叫游擊隊破壞了，我們才下鄉搞了些柴火回來，想請你幫幫忙，讓汽車把這點柴捎進城去，也好打發老百姓回家。」

「不行！我們是軍用車。」排長堅持說，「快搬開！搬開！」

「我知道你們是軍用車，我也是沒有辦法，才請你幫忙！你看，天也不早了，不然我也不会麻煩你。」

後邊那輛汽車上的幾個敵人，也都擠到前面來了，有的在罵，有的在問：「你們是那一部分的？」

就這樣吵吵嚷嚷之間，陳隊長向偵察員方大炳、王國忠使了個眼色，他們兩個乘混亂之際，趕急溜到汽車後面，機警地拔出了身邊藏着的鐵錐，在汽車的後輪子上，鎚了進去，把輪胎的氣放跑，事畢又趕急回到前面來。

敵排長正在盤問陳少康：

「你們是那一部分的？」

「我們是延安縣政府的。鎮公所、保、甲長都有條子，你請看。」

排長接過條子看了一眼，冷笑了一聲說：「縣政府？」

「縣政府！」陳隊長順口答着，「只請你幫這一回忙，這里離延安城也不遠了。」

「誰也不行！赶快搬！我們还有公事。」

「你給兄弟一点面子……」陳隊長一边說，一边看見了兩個偵察員對他打了個暗号，他知道事已办妥，心里更有了把握。

敵排長兇惡地咆哮起來：

「什么面子不面子！再不搬开，可對你們不客气！」說着他對几个敵人把手一揮，「咱們上車，开走！」

陳隊長順水推舟地對大家講：「人家不幫忙，我也沒有办法，大家还是辛苦一点，把柴搬开，先讓他們走吧。」

眾人急忙把柴火搬到一边，陳隊長向大家暗中作了个手勢，他們撿下了柴火，就撤退到附近地帶隱蔽起來。

天色已經黃昏，在暮色蒼茫中，二輛汽車开动了，隱約間看見它們駛過了延河石橋，但是剛過了橋，就开不动了。

司机和敵排長等人都是从車台上跳下來，焦急地檢查着汽車的毛病。

陳隊長帶着他的戰士从附近隱蔽地点慢慢地向石橋附近运动，過了橋，离汽車距离不远，他們投出了手榴彈。

手榴彈在汽車附近开了花。敵排長和司机等人倒下。游击隊員們冲上前去，尽可能的搬运着汽車上的物資。搬不完的最后連車一起都被燒了。

陳隊長領着大家滑着空投物資在归途上爬着山，回头一看，黑夜中只見远处燃着兩堆熊熊的大火。

第 二 節

在延安城內敌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

那个矮胖子副官低着头，立正而且瑟縮地站在那里，神色惶恐，偶然抬起头來胆怯怯地用眼角偷看罗司令一眼，但馬上又把头低下去。

敌罗司令在办公室里急促地踱來踱去，下垂的双頰在閃動，日本式的胡子使他的面孔变得更陰森。突然，他走到辦公桌面前，嘴邊帶着冷笑，咬着自己的嘴唇說：

「命运是你給你自己造成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按軍法执行！」

敌司令用一只手指按着桌上的叫人鈴。

矮胖子副官一听見鈴声，不覺渾身发抖，面色蒼白，大胆地走上前一步，哀求着：

「司令！司令！你饒了我吧！你饒了我吧！」

兩個武裝勤务兵走進办公室來。

敌司令拿起一張報紙，坐在沙发上看，头也不抬，陰沉地吩咐了一句：

「拉下去！」

兩個勤务兵上前把矮胖子副官的胳膊扭着往外拉，他用力拚命地掙扎，大声叫嚷：

「司令！司令！……」

敌司令猛然站起來，冷冰冰的，毫無表情地說：

「立刻槍決！」

兩個勤務兵把掙扎着的副官拉了出去。

罗司令拿起電話筒：

「我要參謀長……你是參謀長么！游擊隊把我們的兩汽車空投物資都燒了，你知道么？……是的，真傷腦筋！……依我的意見嗎？請你立刻向四十八旅傳達我的命令：加緊清剿……什么？你有新的辦法？……好，我等你……。」

敌司令正放下話筒，室外傳來了槍斃矮胖子副官的槍聲。

參謀長——一個老奸巨滑，鷹鼻鼠眼的傢伙，在辦公室外院里慢慢走着，聽見槍聲，吓得一驚，舉目四望，然後小心翼翼地走進辦公室來。

參謀長謙卑地鞠躬，取下軍帽，露出光光的禿頂，在司令身邊一把椅子上坐下：「關於清剿共軍游擊隊的問題，兄弟想了一個新辦法，請司令斟酌指教。」

罗司令傲慢地把頭點了一下：「請講吧，參謀長。」

「是！」參謀長取出一塊白手帕擦了擦禿頂頭上的汗，受寵若驚地陳述自己的意見：「國軍收復延安已半年有餘，清剿游擊區已經有了三次，可是，不但沒有斬草除根，而且匪勢更見猖獗……」

「是呀，依老兄的高見，怎樣才能够徹底消滅延安游擊隊呢？」

「依兄弟看來：延安的老百姓，的確受共產黨的宣傳太深，民即是匪，匪即是民，如果硬性清剿，很難成功……」

「難道國軍就沒有辦法了？」罗司令摸了一下自己的日本

式的胡子，有点不满意，狠狠地望了参谋长一眼。参谋长赶紧陪着笑脸说：「不！不！司令！我的意思，清剿还是要清剿……」

「究竟怎样清剿？请你痛快一点讲！」

「就是实行合村并寨的办法，加强保甲的力量，利用保警队的武装，进行清乡，这件事情要责成地方官去做，国军只能从旁协助，」说着拿出一分文件，恭敬地送过去，「这就是清乡计划，请司令指教。」

罗司令仔细地看「清乡计划」。参谋长用手帕擦着秃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好！参谋长！」罗司令严峻的板着双颊下垂的面孔，咬了一下嘴唇说：「马上命令桥头镇的镇长曹文虎，照你的计划办事。」他那狡猾而阴险的语调，使坐着的参谋长突然立起。

*

*

*

在前次同一游击区里。

群众聚集得比前一次更多了一些，绚烂的秋天，给人们带来了喜悦，连上次那两个推碾子的老两口，也是眉开眼笑地十分高兴。

几个游击战士抬着几筐象铜锣一般大小的大烧饼（或叫「锅魁」），方大炳拿着烧饼给群众分发，忙得他满头大汗，他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飞机运来的烧饼，大家快吃呀！」说着方大炳取了两个大烧饼递到一位老太太手上。她一边笑着接过烧饼，一边拉起衣角来擦眼淚。

还是上次和陈队长见面的那几个老乡，这时候把陈队长